

(下) 羅素論文集

東方文庫第四十四種



不
良
書
所

社會制度論

朱 樸 譯

一

凡希望社會組織之根本改變有如余之熱切者，終必自問此社會制度彼目之爲善而彼社會制度即目之爲惡者，果因何而使然耶？泰半之回答均不免爲個人之偏見。人每不以己之政治意見僅爲根據於此種理想的偏愛，但余則以爲大半之政治意見，最後均來自盲愛某種真有或空想之社會，無考察，無試驗，幾不自知焉。

欲求人民政治判斷力之能更明瞭，更合理，惟有提出各人意見中理想社會之

觀念，然後盡吾人之力，於其普遍中以求比較此種理想之方法。

余主應先將判斷社會之數種普通方法而余信其爲誤者，加以考察，然後始將余所認爲正當之方法提出。

二

大半人判斷社會最普通之方法，每僅憑遺傳的成見。凡在非急變之社會，均有前數代傳下之數種風俗與信仰，如有人反對之，則似爲異常可驚之事，此即關於宗教、家庭、財產，與其他一切方面之風俗也。希臘人則不然，彼等大半均在外經商或航海，經歷無數不同國家之風俗與信仰，因將他國及本國風俗之基礎，加以一番審慎之考察，此實希臘人之特長也。

此種遺傳心至今日漸衰，其故不僅因旅行與通商使然，實亦因實業主義之產生而引入社會制度之更變，有以致之。凡在實業發達之處，遺傳社會組織下之兩

大要素——宗教與家庭——均已失其在人類心裏之位置，其果乃使現代之遺傳勢力，較之昔時衰弱殊多。但雖云衰弱，仍與他種勢力之合併可相伯仲也。

譬之私產神聖 (Sacredness of private property) 之信仰。私產乃實業時代以前個人或家庭各自能造生產物時傳下之一種遺產，明甚。在工業制度之下，一人決不能造無論何物之全部，僅能造其至小之一部分。故如是而云一人能得其自己勞力之生產權，殊為荒謬。譬一火車司機者，彼之職務為駛總路之貨車至支路，運貨中之何部分可云代表彼之勞力所生產者乎？此問題完全不能解決。是以欲求社會之公平而云各人應得其自己之所生產，實不可能。馬克思以前之社會主義者常欲以此治資本主義之不公，但其議均近乎空想，因不合於大規模之實業制也。（惟多數人對於判斷社會制度之基礎，乃在其與私產之關係。）

又有一事影響人民對於社會制度——無論理想的或真正的——天性之制——斷，即此種社會制度能否與某種人以一理想中適合之事業是也。無論何人均不能推想少年時代之拿破侖能熱心作世界和平夢者，或工業家被勃脫勞（Samuel Butler）之‘Erewhon’，書中機器均不法之說而即能動心者。美術家亦然，如某種社會圖畫須先取悅於市政廳之制，彼亦必將感無興趣。惟如是，美術家乃多爲社會主義之敵矣。科學家反對在十七世紀時強迫其不准演講抵牾宗教之制，俄羅斯之智識階級亦反對從馬克思之觀點以教其學校。彼常喜役人者，（此種包括世界上大半有智力之人民，）必不喜無政府主義，因在無政府主義之下，人人可爲其所欲爲也。彼等所以反抗現時之執政者，非圖根本廢除，不過欲以己之勢力代之而已。若人人可爲其所欲爲，則執政者將無所事事矣。

自他方面言之，安樂之人民必惡急性之制度。練兵與嚴厲之教育方法，必爲彼等所反對。在歐戰期內，彼等名此種制度爲『普魯士主義』（Prussianism）。如其

知俄羅斯之詳情，必將名之『鮑爾希維主義』矣。余自認對此甚表同情，而自余見世界上最安樂之國之中國後，余之同情心且日益增。但今日尙非一安樂時代，此乃吾人期望將來及後代之生命較現在爲尤深切之一時代也。

四

又有一事於無形中影響人民對於社會制度之判斷，即創造此種社會制度之事業能否與彼等合意是也。余恐革命黨常不能免此動機。革命黨中有仇惡占有階級較之親愛無產階級爲尤烈者，更有一種人，其革命熱忱來自期望責罰中產階級之思想者。此種人在暴動之鼓吹者中可見之，因無暴動，則不能使其衝動滿足也。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亦有一相似之起源，與人戰爭或使人戰爭之思想爲彼等所愉快，而愛國主義則尤自承爲一專門產生戰爭之信條。雖然，余並非謂彼等之衝動乃來自其自知之信仰，余謂此種衝動乃來自其不自知之心理，且余亦

主張使此種衝動之動作顯露，俾吾人可知其動作之如何，然後復令他人知之；因秘密與不自知之動力，常與正理背道而馳，無可討論，且使客觀者難以判斷也。

五

社會學著作家與政治理想家之判斷社會組織也，大抵有一普通之方法，即視此種社會組織能否造成一理想中之快樂模型是也。社會為各個分子所組成，無論其為善也，惡也，總必與分子之程度相合而後可。社會理想家每忘是理。彼等所理想之良好社會宛若本身自有其良好，而與人民之良好無關係焉者。彼等所謂良好社會不過以其能與彼等一美術上或道德上之滿意而已。吾人知上帝創造世界之時，亦必以世界為至美，但此不過從較高方面為美學上之推測，並非從世界上一班不幸者方面觀察也明甚。社會理想家亦然。彼等自以理想中所創造之世界為至美，但不知設以己身親歷其境，其痛苦將何如也。無論何人如能隨時按

中央之辦法，事事服從執政者之命，一若宇宙之服從上帝，此種世界當然純美。理想家意中常以執政者自居，宜其思想之如是矣。

後進國內工業主義之信仰，尤以屬於此種爲多；坐香蕉樹下而食落果，且自以爲樂之懶惰民族，定爲信仰工業主義者所難堪。某種社會主義組織亦不免有此種缺點，彼等重於創造一合於理想之社會，而輕於創造一合於人民同情心之社會。多數之軍國主義亦屬此種，彼等見地圖上本國之顏色多，即欣然色喜，見本國之土地被外國領土之侵入而分裂，即爽然若失。此種重理想輕事實之習慣，之由發生，蓋皆因重觀察者個人之幻覺，而輕彼親受國家政府痛苦人民之經驗，有以致之；此實不良學說之一種，強有力之來源也。不知欲爲社會理想家，必應有一至簡單而至重要之格言：其事維何？即國家者，乃人民居住之國家，而非若書中所讀之國家，可使吾人立在山巔有憑空之想像而已。

前述數種判斷社會之方法，吾人均信其爲誤，茲將吾人能同意之數種判斷方

法論之。

良好之社會有二要素：曰現時之安寧，曰前進之能力。此二要素不能常遇。有時現在無安寧之可言，而或能樹將來安寧之基礎。有時現在雖甚安寧，而將來或竟衰落。是以吾人必將此二要素分開，視吾人所認為應當存在者究為何種之社會。如社會動力學 (Science of Social Dynamics) 較發達而預言術 (Art of Prophecy) 較不可靠者，則進步之要素當較現時之安寧為重要。但政治為非科學的，且社會之將來亦極難斷定，故某種現時之安寧較之某種無定之將來同為重要。雖某種無定之將來，如欲實現，必將較無論何物為重要，但以時間較長之故，不得不如是以計之。『一鳥在手足抵二鳥之在林』此於吾人尚不敢決定林間有鳥與否時為尤確也。今進論何者造成社會現時安寧之問題。

判斷社會現時之安寧問題，應避去二種相反之謬說。吾人可名之曰貴族者之謬說及旁觀者之謬說。旁觀者之謬說已論之矣。貴族者之謬說，則本少數享受特殊權利者之生活狀況以判斷社會是也。古時埃及與巴比倫賦與國王、貴族及牧師以滿意之生活，但社會其餘之人大半均為奴隸或傭僕，困苦萬狀。現代資本主義賦與實業家以快樂之生活，使有冒險及創造之特權，但與大多數之工人，則僅機器中之某處而已，無其他可選擇也。彼等因受生活之壓迫而不能脫其監禁，其所能者惟有聯合罷工停止機器之一法，但此種舉動實含有立受飢餓之危險焉。擁護資本制度之人，常誇言資本制度給與企業者之自由，但此即貴族者謬說之一例也。新進國中如合衆國，以前其人民往往僅見資本主義最好之處，南美則至今尚然。但在稍舊之各國，其利源已發達且人口衆多者，則職業自由之理想僅為少數人所夢及矣。合衆國早年時代之鐵路史，完全為一種急進冒險之事業。但今日英國之鐵路則反是，其資本大半均握在閨女孤兒之掌，監督者均為一班懶

情若死之貴族，其政策均襲自遺傳，絕不以冒險之計劃鼓勵新人物矣。此並不如皮毛觀察者之推測，因英美國民性之不同，實由古時地理與實業之各異而使然。但即就資本制度最好之處及四十年前之美國情形而言，成功者亦僅善冒險而不畏懼之『少數者』。凡僅適合此種『少數者』之社會，除非犯貴族者之謬說，斷不能稱之爲滿意之社會也。

余恐社會主義者每犯此相同之謬說。彼等妄想，在國家管理下開發實業，並自擬爲國家管理中執政者之一分子，但並非爲日常工人之一分子。在集權的官僚政治之國家社會主義之制度中，管理機器者除大宗財富外，實能兼現在實業家所有之各種利益而享受之。然財富之爲物，在有力者視之，不過事業成功中最小之利益，僅能表示一種能力與勢力，及爲博得大眾尊敬之工具而已。

但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，固不僅大實業家能享受例外之生活已也，所有之執政者亦莫不如是。彼坐在政府辦公室內之人，其生活較之礦工優厚多多。乃多數

社會主義曾未聞有設法以救此種不平等者。實則資本主義所發達之實業機器，其不平等固較財富爲尤甚也。

此種不平等如不能補救，則社會主義之社會，其對於普通工人，決不能勝於現行之制度。但世之勞動政客與官僚主義者，每不能見及此點，因彼等皆自居爲新組織之領袖或執政者，而非普通之工人也。其實，彼等對於所欲創造之社會，其判斷力已中貴族者謬說之毒矣。

或謂現社會上之罪惡宜逐一治之而非可一時除盡；或謂財富之不平等宜首先剷除，權力之不平等可待後再治，工作之不平等，則留於更後；或謂官僚的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爲最要之第一步；此固各有可言之理，而非余之所欲抗辯。余所抗辯者，則認此種社會本身爲良好之說也。

社會如不僅欲使一部分人享安寧，而欲使人人均享安寧者，則無論如何不能過分規律。執政者隨意用事，強以刑具刑法治人之社會，決非一良好之社會。人各

有不同之需要，故政制之最要者在適合大衆之需要而無害於他人爲至要。劫掠的衝動固當遏制，此種遏制之不足，實爲近世最大罪惡之一。但遏制創造的衝動，其爲害亦相等。此即吾人所謂遏制制度之危險也。軍械機器或實業機器其處人也相同，惟少數管理者得享特殊之權利，對於普通之工人殊無寬容之餘地焉。

七

社會制度最重要之要素，其惟人民之信仰乎？近五世紀之歐洲，在吾人所謂之文明上有非常之進步，但信仰心之衰弱亦隨之而日增。余並非指宗教上之信仰（雖亦爲其中之一分），余所指者，乃社會秩序所根據之假說的信仰，已衰弱矣。政權之來源，均成疑慮；遺傳之法制，均失其管理之權。歐戰與俄國革命賜其餘之信仰——『最後之打擊』（*Coupe grâce*）。歐戰初，民治主義爲一爭鬪之信條，人類幾若願爲此而犧牲生命焉者。迨戰末，僅可憐之威爾遜總統獨宣傳其悲愴之福

音，但世界則宛若無聞，依然如昔也。

欲保持社會秩序之存在，或須有某種不平等之必要，亦未可知。蓋在信仰時代，雖社會秩序使人類受痛苦，雖此種痛苦在後世人視之至爲不幸，彼等始終信仰也。今則不然，彼信仰不平等之人乃自己受其幸福之人，即彼等亦自知其信仰爲不純正，不過僅爲一種自私心之結晶而已。但美國之大資本家則不能以此責之，除少數中非洲土人外，其質樸無華而不受新思潮之接觸，殆無有過於彼等者，故美國之商人至今仍極端的信仰資本制度。但他處之商人則僅希望資本制度之能與彼等同其壽命而已，否則除有充足之戰具，以死彼鼓吹好制度者之一法外，實無他可救也。

此種不親切之信仰，實不足以造出快樂。資本家自以爲反對俄國爲神聖之戰爭，但此種試驗在歐洲殊爲失敗。除資本家外，無論何人均不復能對於舊制度有信仰也。

舊式制度之不復能造出快樂，不僅親受其苦者覺得如此，更不僅被征服國與貧民覺生命之無趣，即西歐之小康階級亦不願作久居之想。人生無目的，彼等乃投入狂妄尋樂之一途。但快樂愈增，病苦乃愈甚。感覺上雖滿意，精神上仍飢餓。心靈上毫無安樂之感覺，惟有失望與空虛而已。

能醫治此種失望者僅一事，即信仰是也。人而不自覺其生命之重要，則將無快樂之可言。如其生活永爲空虛之快樂所包圍，或痛苦至無盡期，則彼決不能了解人生之目的有價值，且永不能脫離失望。今日多數人對此失望均不自覺，惟其如是，故亦不能避免。譬如一鬼，常在人之肩後，人僅能聞其細聲之言語，但不能使其面面相見也。如面見矣，則此種失望定可免去，但此僅能爲一種新信仰及代替尋樂之法而免去。雖此言不免陳舊，但余終不信一勉強之生存，對於無天職思想之個人或社會爲可能也。

僅一種天職爲今人所能承認而無所疑慮者，即人對於社會之天職是也。以前

亦僅有上帝，國家，家庭等思想足以動人，但此時代今已過去。在昔戰爭之時，此種思想爲年老首領用以遣少年互相作無謂之殘殺。其時少年均信戰爭爲重要。但今則均已覺悟，自悔其錯。愈戰爭愈厭惡戰爭，其弊點彼得勝者已盡知之矣。

八

余今述良好社會所應有二種要素中之第二種。此種要素必爲進步者，必爲引入更好之一途者。根本之進步鮮有來自彼以現代社會制度爲適合爲安樂之人，譬如托辣斯之經理，吾人決不望其爲新紀元之開闢者也。新組織必來自創造的人民，如美術家，科學家，思想家，彼等大半可爲新組織之鑒定者。在商業主義勢力之下，人皆以生產方法之進步，機器之進步，以及交通之進步，爲最要之進步。此在昔確然，因從前勞工之生產不足以供大衆滿意之生活也。但今則不然，人類於物質上既已有充足之貨物，則固可不必再供以過多之貨物矣。唯此競爭市場之商

業主義，加之以富者之奢華，乃使人僅視貨物之數量爲重要。今吾人既已能使物質之來源足供大衆之足夠及安樂，故今日最要者並不在求實業生產上之進步，乃在求思想上之進步。人每希望將從事於產生奢華與軍事上之精力，用之於追求學問與修美生命之上，將實業紀元前少數人享受之美術的優美，追回爲今日之大衆所享用。如此事而能實現，則創造的人民如科學家，美術家等，必能享自由，彼等必不爲國家官吏所管理，且決不願作迎合現時偏見之工作矣。人無自由，則少年亦易於頹唐。革新之起初均爲多數人所不喜，但無革新則社會不能有進步也。凡一材能優異之人，如彼等之工作爲創造者而非劫掠者，則必當與之以自由，此乃任何社會進步中最要之條件也。

執政者每有自以爲上帝萬能，自以爲在各種新思想方面能判斷社會善惡之傾向。此種傾向其爲危險，尤在共產主義較初之時，因執政者希望較昔有權也。此種危險如承認創造的工作爲重要，承認最好之創造的工作必不爲一時所讚美，